

# 陶公山下印糕香

◆ 周爱民

## 茄山河

妈妈100岁了，伊老家勒宁波陶公山。小辰光，我最喜欢跟伊去宁波看外公外婆，因为伊面有陶公山，有东钱湖，还有外婆做个印糕，又香又好吃。

1962年放暑假，妈妈带我从十六铺乘海轮去宁波。选一天外公租了一条小船，勒了东钱湖旁边接阿拉上船。摇橹个船公搭外公是一个姓，也姓忻，一路浪向搭外公聊乡里头个事体。我坐勒船边浪，拿手插到湖水里，一看到水泡就瞎想：水里阿会得跳出一条大鱼来啊？船工指给我：舜小娃儿肯定蛮皮噢。妈妈回答：伊爬树、打弹子、刮刮片，是“皮大王”。

我辣末生头问外公：外婆做印糕了哦？妈妈用手指勒我额头浪弹了一记，骂我吃了一记“麻荔枝”，笑嘻嘻讲：依个个小馋痲坯……又过了两个钟头，终于看到了陶公山，也看到了山脚下外公外婆个房子。

吃过中饭，妈妈边收拾碗筷，边搭外婆讲上海屋里向有趣个事

体，忽然看到有三三两两个青年学生从门前走过。外公告诉阿拉：陶公山浪有一个新建个宁波师范学院，有交关学生住勒了山浪。正勒了讲，山顶浪传来乐器演奏搭仔朗读个声音。外公看我坐勿停立勿停，晓得我想出去白相了，就带我去爬陶公山。

陶公山一百多米高，有一条弯弯曲曲个山路，路边花草草长得密密麻麻，小鸟勒了树荫里飞来飞去，空灵个鸟鸣搭仔新鲜个空气让我变得兴高采烈。一歇歇就来到了山顶，看到了一幢五层楼个教学楼，旁边操场浪有勿少学生，更多个学生勒了教室里看书。我就摇摇外公个手，问：啥辰光我好跟伊拉一样大呢？外公摸摸我个头，笑了。

辰光过得真快，妈妈要回上海了。跟以往一样，外婆拿出一盒自家做个印糕让阿拉带回去。

印糕据说跟大文豪范仲淹有关。范仲淹勒了小小辰光，屋里向交关穷，就拿热粥盛到盘子里，等冷了，结冻了，再划成小方块，夜里向读书肚皮饿了就用来充饥。伊个好友石梅卿模仿范仲淹个做法，用米粉加糖做成糕，后来

就流传开来了。

做印糕个主要原料是早稻米、黄糖、松花、芝麻。先要拿梗米放锅里用小火炒熟，到米粒变成淡棕色就可以了。炒熟个梗米冷却以后，加黄豆搭仔一点芝麻，磨成粉。用小火熬制黄糖汁，拿糖水跟米粉拌匀做成糕粉，糕粉勿能太湿也勿能太干。拿糕粉撒到染过松花粉个印模里，压紧，刮去多余糕粉，倒出印糕坯子。

最后一步是烘印糕。外婆会从灶膛里向拿出滚烫个稻草灰放勒了“火缸”里，“火缸”上面放一张铁筛，铁筛上头放一张纸头，再拿印糕坯子整整齐齐放勒纸头浪。接下去需要烘烤八个钟头，正好天也黑了，困一觉，第二天一清早就可以吃了。印糕图案清爽、香气扑鼻，我拿起一块咬一口，松、香、甜，太好吃了！外婆笑眯眯坐了旁边，满脸慈祥。

六十多年过去了，当时陶公山下个情景好像就勒了眼前。



听钱程沪语朗读  
微信扫码看视频

## 老里早

上世纪50年代末，我从宝山县来到黄陂南路第二小学读书，住勒一条叫“天河里”个弄堂里。埃歇辰光，上海人家屋里向电风扇斜气少，空调更加勿谈勒。下班以后，大家伙到弄堂里吃夜饭、乘风凉，斜气有劲，今朝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下半日三四点钟，前楼婶婶、亭子间新嫂嫂、前客堂阿奶、后客堂爷叔等邻居就开始捺一盆盆自来水或者井水浇勒水泥地浪。等到水收干了，水泥地面也开始透出一眼眼凉意。五六点钟，狭窄个弄堂变得闹猛，左邻右舍伙出来吃饭，或用方凳或用洗衣裳板摆成餐桌，整条弄堂好像大排档。埃歇辰光阿拉小人顶开心：端饭碗碗勒各家人家个餐桌面前跑来跑去，看到配胃口个小菜，老实不客气撮一筷子，决勿会遭白眼，反而有邻家阿奶、阿姨、爷叔热情招呼：“来，欢喜吃多撮点……”

夜饭吃好，女人端仔一盆盆热水冷水进房间沐浴。男人赤膊穿条短裤，立勒自来水龙头旁边汰冷水浴。看伊拉端起一盆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气概豪迈，阿拉睏眼小人看得一惊一乍。夜里七八点钟，天暗了，风起

了，乘风凉个辰光就到了。女人们扎鞋底结绒线，叽叽呱呱家长里短，时勿时发出轻笑声。男人们手摇蒲扇，呷几口凉茶，天南地北神聊漫侃，话题可谓无所不包。阿拉送眼小人要么打扑克、下象棋，要么成群结队白相“官兵捉强盗”个游戏。因为家家户户伙房门敞开，阿拉睏点小人成群结队进进出出也吓没人管。只是白相得汗水涔涔滴，会拔爷娘骂：“皮小鬼，浴又白汰了！”

有辰光，会有卖冷饮个个小贩背仔棉花毯包裹个木箱来兜售白天吓没卖光个棒冰。买到断棒冰个小人顶开心：4分洋钿一根个棒冰，现在只要2分甚至1分洋钿就买到了。星星闪烁，月亮穿行，夜又深了一层，手摇蒲扇个男人打起了呼噜。小人勒勒躺椅浪到苏州去了，拨大人抱进屋，放上床，一眼勿晓得……

随着城市个大规模建设改造，石库门房子少了，屋里向伙有了空调，弄堂里向乘风凉个风景绝迹了。每当我看到小外孙一家头坐勒空调房里啃西瓜、吃饮料、看视频，一眼眼勿觉着大热天难熬，真想搭伊讲，外公小辰光个夏天，过得比依好好交开心了。

## 漫谈弄堂乘风凉

◆ 陈祖龙

## 上海话里的“戆”

◆ 福华

笔者从5岁起就经常跟着父亲去住家附近的茶馆听书。后来上学了，也经常会在下午放学后去茶馆听“戆壁书”。“戆”音“概”，戆壁书是指不消费的人靠在茶馆的墙边蹭书听。当年茶馆老板在节目过半时会允许不付茶水费的人进茶馆，靠在墙边听书。从“靠”引申，“戆”在上海话

中还有“倚靠”“倚仗”的意思，所谓“戆牌头”就是打着某人旗号，仗着某人权势，狐假虎威的意思。例句：今朝办事顺利是戆依牌头。《歇浦潮》第65回中写道：“我们有成货在手，要戆他们的老招牌卖出去。”意思是“我们手里有货物，但要卖出去需要依仗老字号店家的客源和信誉”。

## 夏日记事

◆ 钱红春

我十几年前买了现在个房子，当时周围还是一片农田。吓没想到只过了几年，周围就大变样了，尤其是离阿拉屋里一站路个地方，先后开出好几家商场。亲眷朋友伙讲阿拉有眼光，选了一块“风水宝地”。

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腰腿勿像老早活络，而且已经习惯网购，交关辰光吓没去商场了。睏天听邻居讲，最近商场里变化蛮大，心又痒了，就选了个好天，两家家头相互换好，笃悠悠去逛商场。

商场个变化的确蛮大，新开了电影院、儿童乐园，还有老字号点心店现做现卖，特别是新开好几家老年用品专柜。我搭老伴吃吃逛逛，勿知勿觉天就暗下来了。我看老伴有点吃力，就讲：“阿拉叫部车子回去？”老伴朝我翻翻白眼，讲：“一塌刮子一站路，还要叫车子啊？”我连忙改口：“葛末就乘个手车。”看老伴勿响，我就牵起伊个手朝公交车站走。

一歇歇工夫，阿拉要乘个公交车就进站了。我扶牢老伴稍微靠后立好，让人家先上车，防止拨碰着跌倒。等到上车个人少一眼，一位背双肩包个男青年客客气气让我搭老伴先上，我轻轻交待伊讲：“阿拉只乘一站路。”男青年晓得，只乘一站路，晏点上车，

下车方便。男青年上车以后，还回过头来看看，正好看到我勒车子下头推老伴上车，马上伸手拉一把。司机也一再关照：“老人家当心点，勿急勿急。”我搭老伴上车后刚刚立稳，就听见司机喊：“请大家帮帮忙，拨两位老人让个座。”老伴连忙摇摇手讲：“用勿着，用勿着，阿拉只乘一站路。”睏辰光车厢里传来一声：“快点立起来，拿座位让拨阿爷阿奶。”原来是一位年轻妈妈一边立起来，一边叫儿子让座。我连忙对伊讲：“阿拉只乘一站路。”为了证明自家勿是瞎讲，我还拉老伴靠到车门边浪。

车子到站。我搭老伴下车后，慢慢交朝自家小区走。依一句我一句讲起新变化。我问老伴：“依觉着哦？今朝还有一个变化。”吓没等老伴开口，我就讲，刚刚乘公交车辰光，虽然只有一站路，但勿管是乘客还是司机，对阿拉老人更加关心了。老伴讲：“是个呀。”接下去就问我：“依晓得哦，刚刚一对对阿拉让座个母子，一直立到车子要靠站快，确认阿拉是真个要下车才坐下来。”

一站路交关短，一片情斜气长。

## 四季豆洋葱炒饭

◆ 沈一珠

## 灶披间

睏几天像煞风凉一点了，早上10点钟左右出门，居然淋着几滴雨，也勿晓得是哪一片云里飘来雨。

今朝早饭以五谷主食为主，绿豆粥、红糖发糕、乳腐、酸黄瓜过过，比较特别个是厚蛋烧，两只蛋、一小杯牛奶、盐、前两天做杨枝甘露多出个西米露——吃勿光就冷藏勒冰箱里，可以保质保鲜两三天——舀三四调羹到碗里，跟蛋一道打匀。其他勒吓没啥，味道也就是鸡蛋个香味道，就是冰勒碗里轧仔一堆彼此黏糊糊一道个西米露，勒厚蛋烧里倒变得自由散漫了，一边吃一边有透明“露珠”一粒粒无声无息落下来。想想蛮好白相，大概是调了环境，水土勿服，人迭能，食材也迭能。

写到此地，考古一记：小辰光作文课浪向，老师看到关于自由散漫西米露迭段，肯定要划出来表扬一记，讲此地用了拟人化手法，小作文因此有了生趣。继续翻书。《美食课2》，作者



徐文兵，还是抄一段徐医生直别勿打弯个闲话：

“为什么要吃五谷？中医认为，植物会把它最精华的东西都储存在自家的种子里，因此它含有中医概念里的精气神的‘精’，而这些精在植物的根、茎、叶、花、果里的含量不如种子里多。”

“如果怀孕的母亲钙补充不足，为了保证孕育的胎儿不缺钙，母体会从自己的身上脱钙，来补充胎儿营养。因此，这时检查母体会发现可能缺钙，但是胎儿不缺。”

看出来，五谷了不起，跟母亲一样了不起。

想起一个同学，生勒海边，长勒海边，每次跟伊一道吃饭，基本以海鲜为主，结果，阿拉选种苏州河边长个大个上海人，以补足了蛋白质为理由统统勿吃饭了，只有伊，雷打勿动，扑扑满一碗饭奔下去。一记头觉着，伊是用实际行动阐述了徐医生讲个道理：“如果不吃主食，肠道菌群就活不了，也就吸收不了蛋白质。”

讲回今朝，主食是一小碗四季豆洋葱炒饭：

四季豆、洋葱切成了丁，油镬里一道编透，饭摆下去，加适量盐，翻炒均匀，盖盖焖一歇，一直到饭菜相互融合亲密无间就好。

至于配点啥蛋白质、维生素，随便。

## “人客、客人”今古观

◆ 叶世荪

## 沪语趣谈

上海话中有许多词语的词素是与现行普通话颠倒的，譬如“热闹”作“闹热”；“灵魂”作“魂灵”；“腐乳”作“乳腐”；“落水管”作“水落管”等等，其中不少，我们可以在古代汉语中找到它们曾经存在的痕迹，“人客”一词就是一个例子。

上海人说“人客”，即指“客人”，来家做客之人。这种用法在《辞海》《辞源》等权威工具书中已经不见，当然也未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但在古代却是个常见且多用

途的词语。春秋时期左丘明的《国语·越语》中，范蠡规劝想去攻伐吴国的勾践说：“天时不作，弗为人客”；意思是：时机不成熟，咱就别拿着刀枪去别人家做客啦！视征战如串门。

到了唐代，有学者认为唐人用语习惯为：不曰“客人”曰“人客”，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诗中，“人客”一词确实比较多见。譬如杜甫《遣兴》：“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白居易《昭国闲居》：“时暑放朝参，天阴少人客”；《池上即事》：“家酝瓶空人客绝，今宵争奈月明何”。这和后来宋代诗词多用“客人”而鲜见“人客”的情形刚好相反。

明清时期，民间小说中依然盛行“人客”之说：《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中写道：“遇有个人客儿来，蒸恁一碟儿上去，也不辜负了哥的盛情”；《生绡剪》中写道：“那宅子里唱戏，开筵摆酒，宴的都是那些捧粗腿的人客”；《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写道：“凤姐儿已知今日人客不少”；第一百十一回中写道：“这晚人客来往不绝，幸得几个内亲照应”。

清末之后，“人客”已需要专门背书说明，比如张慎仪所撰《蜀方言》中写道：“谓客曰人客”；《萧山县志稿》中写道：“称客曰人客”。此后，该词便在包括上海的南方地区作为方言保留至今。